那年，在友人的穿针引线下，我加入独中教师会行列，负责教历史科。那时，我除了教中国语文外，还教华文的数学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和“放牛班”特别有缘。

第一次踏进中四最后一班，我愣住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。五十多人的教室里乱哄哄的，看到我这个新老师进班，他们只是静下来数秒。接着便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。有的学生伏在桌上睡觉；有的女学生在化妆。更糟的是，有的学生在教室里打羽毛球。另有两个男生在下棋，一个在画棋的同学围住他俩，而有的则在争执不休从那堆中爆发出来。我的天！这还是课堂吗？

当时，气昏了头的我真想立刻逃离这一班。可是，理智阻止我这么做，因为我毕竟是这些学生的老师，我有权把他们教好。于是，我慎重地放下手中的历史课本，然后对全班点名大骂：可是，我激动的怒骂声无法中断他们的笑闹声，我好像被其他老师骂到麻木了。有个叫“古仔”的男学生很不客气地对我说：“你还不走的话，你外公会进来！”我当时的愤怒只有自己才知道。

于是，我决定放下身分走进他们的世界，多了解他们。我知道学生学生喜欢听流行歌曲，我便找他们听，在讲述历史时，他们听的饶有兴趣，他们的历史课写得都很好。我便利用这个机会，让他们听历史的课。虽然还有一部分学生趴在桌上睡觉，但是至少有好几个人听我讲课了。

尔后，班上的男生常邀我跟他们下中国象棋。我便在放学后跟他们切磋棋艺，玩玩无妨。从他们下棋的招数看来，这几个调皮好动的男生的应变能力不差，脑筋也转得很快。其实他们都有小聪明，只可惜他们不读书厌学考试。从他们的谈话中，我听出他们有很重的自卑感。

### 有情有义的学生

有几个学生，我故意在棋盘上输给他们，试图帮他们找回遗失了的自信心。他们赢了我，总会向其他同学炫耀：“你看，我赢了我赢了！”我用的话总是那么自然，不加修饰。后来，这几名男生上我的课时都显得很专心，他们问我：“老师，你是在教我吗？”我便对他们说：“上你的课就不作怪咯！”原来他们也懂得人情世故。

跟他们混熟后，他们还常约我外出吃饭。在餐桌上，我进一步了解这些学生眼中的坏学生。他们都有不圆满的家庭背景和不愉快过去。有的父母离异；有的来自单亲家庭；有的是孤儿。放学后就得立刻放下家，换上侍应生或修车员的制服，半工半读赚钱养家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并不坏，只是缺乏爱心关怀的不幸人。

9个月后，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我选择重返马大，追求硕士学位。离开独中的前一天，这班学生自制了一张大卡片送给我，卡片上贴满他们亲手折的幸运星和写满感激祝福的话语。其中一个曾令我头疼的男生还送了我一大袋装得可爱的小苹果。他说这些苹果是从他们家的水果摊偷来的。我笑说：“我是不会接受赃物的。”他也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他后来也考上大学，成为社会的重要成员。